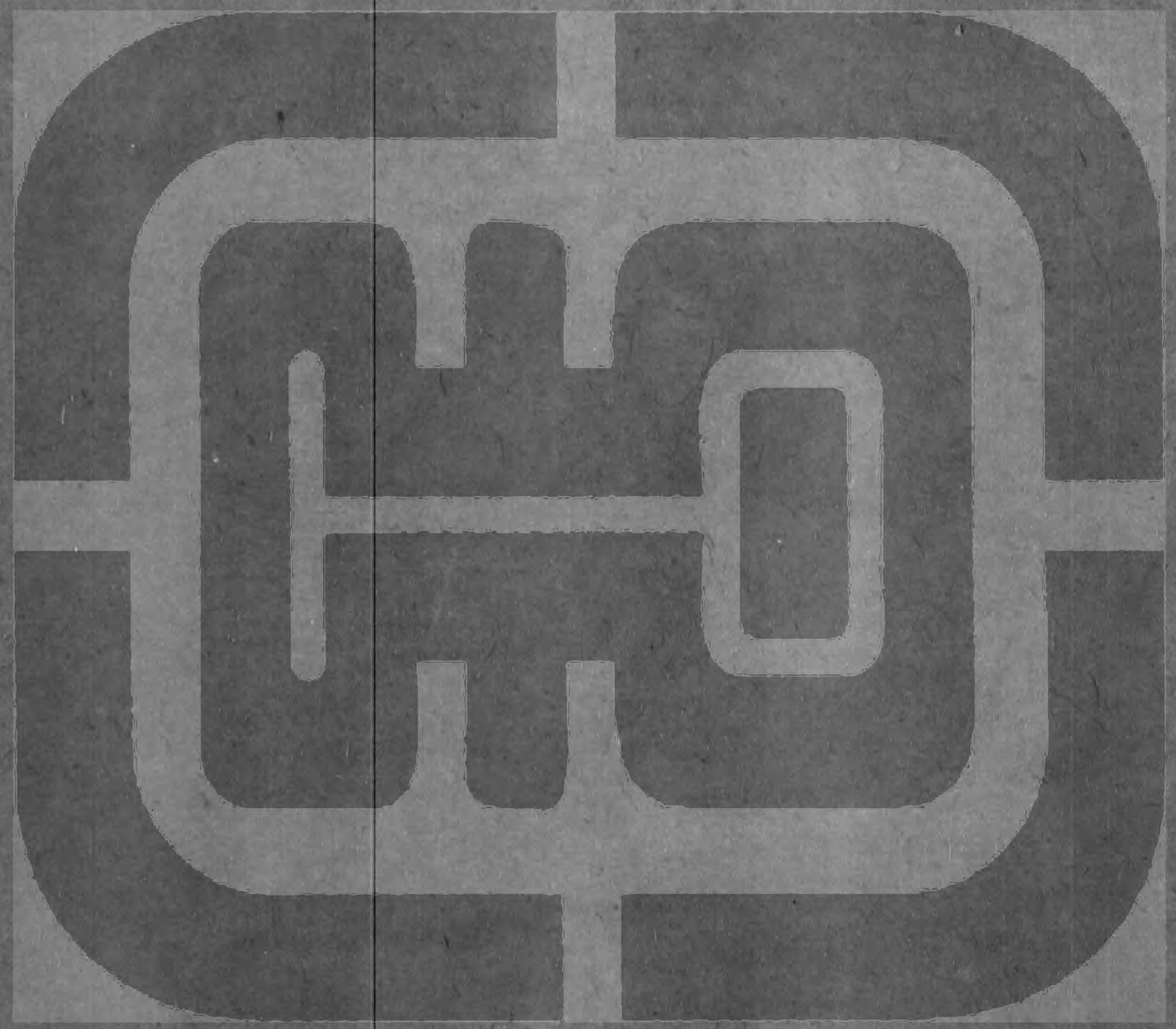

嘉禮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皇子皇孫附

諸侯大夫士　冠

天子納妃后　冊后附

天子納妃嬪　夫人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婚公主嫁附

公侯大夫士　冠禮　元日冬至受朝賀

鄉飲酒　冬令　庶舒諸士王

賓禮

三恪二王

軍禮

天子諸侯

軷祭

講武

宣露布

合朔伐鼓

時儺

出征 禱祠 告廟 祭所過山川

命將出征

大射鄉射

祭馬祖

天子加元服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 成王十五而冠 譙周五經論古文尚書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癸未歲丙禮公冠記成王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五遠則十二必冠矣 將冠筮日筮賓 庾蔚之云古文尚書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五遠則十二必冠矣 將冠筮日筮賓 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或曰三加彌尊 作三加冕尊 禮也大戴禮公冠篇曰公冠四加後加文冕天子亦有四加後加冕 保享樂于廟 左傳曰晉侯問魯大夫季武子對曰君可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有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厥之 周公冠成王命畢 雒誥曰公既定宅伻來毖殷乃命寧予曰近於民遠於耳遠於佞近

於義當於時憲於禮
惠帝加元服用正旦
以正月甲子若丙子
初加緇布進賢次武
祖廟如禮謁見和嶠
蚪至廟成禮乃廻輿
獻壽焉順帝以初見
辛正月甲子加元服
司隸校尉城門五校
其志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爲義禮冠於朝自魏不復在廟矣

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二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

人爲太子舍人魏氏天子冠一加幘
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座
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
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
導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祖介茲景服加冕訖侍中繫
玄統脫帝絳紘服加衮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
壽王公以下二千萬歲乃退成帝用三元吉日既加玄

服拜于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臺符問脩服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今便準喪冠關饗樂而行事不須脩服畢按晉故事及兩漢亦不必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訖中繫玄紞朊絳紗袍加衣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二舞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鐘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唐制具開元儀

皇太子冠　皇子皇孫附

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家語冠頌曰天子之元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漢宣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魏氏冠太子亦加皇子公嗣子乃三加皇孫以爲一加晉加皇孫皆非

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
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
華廙贊冠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
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
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華
使命咸寧二年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惠帝以正月
丙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
皇太子及蕃王以一加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
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
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
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官臣亦詣門
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兒日謁廟祝辭曰皇帝使
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笄日戒賓肇
加玄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
辭曰吉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刑永永眉
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大子用正月梁武帝天監十三年
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脩前代之儀後魏孝文帝冠皇
太子詢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

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夫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忍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爲有實諸儒皆以爲無實孔氏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矣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太子受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禄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大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就冠席光禄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冠太子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禄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宫臣又擇日謁廟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齊於太興殿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齊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帝衮冕即御座賓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加緇布冠贊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

子適東序衣玄衣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授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之切又太子拜受觶賓復立東面荅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宇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荅拜與賓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有司致禮賓贊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從至闕因入見皇后

而還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準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虧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稱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方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窮其道羣臣斂錢獻食君上厚賜

荅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賜賚上臺東宮兩觀宴會我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其儀具開元禮

諸侯大夫士冠

夏小正記二月冠子之時也周制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冠禮筮日筮賓冠於阼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之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惠帝時）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秉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于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克愼厥威儀惟民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各自著布興再拜從立于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賓宗人東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唐制具開元禮

天子納妃后 冊 后附

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夏氏親迎於庭殷迎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 嫌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婚姻之時 即仲春之月 親迎於戶六禮之儀始備 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階級用束帛他皆用鴈 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璧漢惠帝爲惠帝娶魯元公主故特優其禮 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以固權及莽篡聘杜陵氏女皆修大其事不足爲法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應紹聖善結婚之 際有命既集宜備禮儀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八長秋西向宗正讀冊畢皇后拜稱臣妾就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 女史以次受之至于昭儀受而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 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賀后即 仁人赦天下魏制天

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舜王元始四年立后甄氏
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
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已下各有差 百僚上禮納璋 太
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
羊鴈酒米如故 尚書朱整議按魏婚姻事天子以皮馬為庭實加以穀珪東晉成帝
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宗正諸葛恢兼太尉
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
殿羣臣畢賀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
設旌頭毀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帝
孫皇后入宮御

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旌頭不設又
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依
旂旗旄頭畢罕並出即用舊置今關部曰今所以正法
服升太極者以謹其始故備禮也今云何關所重而撤
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
五牛旗既不設五旗則旄頭畢罕物易具也又詔舊
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法服儀飾鉦鼓其兼副雜器停
之穆帝永和十一年臺符問六禮版入舊儀皇帝今太后
臨朝當何稱博士曹毗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

諸父爲主太常主禮彪之云三傳皆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禮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悉稱皇太后詔符又問今太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幷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紊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臨海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當時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恒定六禮宜依舊唯要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荀納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荅駿脚書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白羊各一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用白羊一玄纁帛三疋絳二疋綃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米各十二斛馬六匹鄭康成所謂五鴈六禮也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

宏稱冀王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荅其策皇后之文曰
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
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本乾
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寔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
以光姚姒母周徽嗣克崇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
廟庸恭中饋盡其婦道帥導六宮作軌儀于四海皇天
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
名納徵訖吉圓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
使副徒弼之奉詔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冊以授中常
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
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
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
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
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
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
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升御
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
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

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座各二飲訖又各酳二爵一祭奏禮畢后與南向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以棗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遍見羣廟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並如開元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

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二十年並拜貴人晉武帝泰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婚 公主嫁附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漢魏之禮

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魏公主嫁用絹百九十匹晉故事用絹三百匹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一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竝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

曹太妃喪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鞍轡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合用獐豹皮及熊羆皮與不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康成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虎皮二虎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之美爲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詰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我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直云玄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文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詳議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爲允詔可寧武帝永明中以嫡禮奢貴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稟栗殷

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遺
舅姑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其次問名納
吉並如納采禮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
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以太尉
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
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又
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一鴈一酒黍
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
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匹綪二百匹羔一羊四犢二酒黍
稷米麪各十斛從事畢百乘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
者受詔而行主人候於廟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兩楹間南面納采訖乃
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
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
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
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鼎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
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
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先入主

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
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
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
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
出門妃升韜衣以几姆加幅
皇太子乃馭輪三周馭者
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刱
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
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
奠而出唐皇太子納妃禮
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冊命
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
禮開元十九年四月勑於京
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
什物各令所司供 院在崇仁坊南街
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
顏眞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
舅姑坐堂行執笄之禮其
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燕
眞觀中侍中王珪之子尚
乞存舅姑之義於是夫妻
自是公主有舅姑者皆備
建明之

公侯大夫士嫁禮

周制嫡禮其詳見於禮經
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
雜定嫡禮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
立軺傳馬 立乘小車也 軺傳馬 新定儀制也 軺音遙 傳音篆 後漢鄭衆百官六
禮辭大略因於周制而禮
物凡二十種各內有謁文外
有贊文魏制諸侯娶妃以
及馬爲庭實加以大璋王娶
妃公主嫁用綃百九十匹
皆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嫡
禮玄纁束帛加璧乘馬 馬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 夫用玄纁束帛加羊 奏曰古者以皮
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
納徵馬四匹皆今天家自備
唯璋官爲具足 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
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台制聘后黃金二百斤
馬十二匹聘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志娶妃公主嫁
之禮用綃一百九十匹北齊聘禮第一品以下至三品
晉故事用綃三百匹
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璧一 四品以下皆無璧
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 豹皮二 六品
百四十匹二品百二十匹三品
百匹六品以下至九品遞降二十匹 錦綵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 四品
羔一羊二犢二酒烝穉稻米麪各
四斛 四品五品犢一酒烝以下各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烝以下各一斛 綵十六匹五品十匹六品七品五匹 綃百四
十月詔天子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綃三百

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
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
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李義府奏
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
韋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
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
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
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
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
虧名教又蠹風猷請一切禁斷從之

臣謹按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者以玄纁羊鴈清酒
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栢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
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含利獸鴛鴦受
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毋爲
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
書臣又按杜佑之議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
皮毛周氏尚文去質玄衣纁裳猶用皮爲韠所以韠
婚禮納徵用玄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
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玄纁及皮爲禮物

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髦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頻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玄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荅曰玄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竝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廢之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民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實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爲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古道耶略舉數事其可知也易曰隨時之義其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元正冬至受朝賀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叔孫通制

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設兵張旗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東方西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於是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者皆伏抑首尊卑以次起上壽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肅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壁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

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 案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相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奏羹大司農奏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夷譯屬郎討事皆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庭北面立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虎賁將位東北羽林虎賁將位中央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中央右武賁執鉞戴鶡冠帶劍負盾立殿上東西各一人侍中尚書侍郎對坐殿上東西各一人侍中尚書侍郎對坐殿上東西各一人侍中尚書侍郎對坐

蜴局曲身藏形斗中鐘磬倡樂舉作龍曼延小黃門
鼓吹三通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畢官在前導官在
後其儀陽毀周旋洛萬餘人陛高一丈魏文帝受禪後
文石作壇畫學朱赤玉陛金柱列鑾

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毀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
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黃藩王不
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爲常晉氏受命
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云先正旦一日有司各宿設
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
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階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
官及受贊郎官已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

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
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
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
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王已下某等奉白璧
各一尋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王殿當御坐皇帝
興王尋拜皇帝坐復尋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尋拜成禮
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於是
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
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階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

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
等登堂禮郎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
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
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竝贊殿下中二
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
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
出黃皇帝罷入百官皆坐畫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
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
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
謁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
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
御坐前王還本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
再拜上千萬歲壽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
者引王等還本位陛者傳就羣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
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
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
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
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
農尚食持案竝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

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按遍食畢太樂令跪
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
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
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
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
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
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
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
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首

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虎樽乃杜舉之
遺式也宋因晉制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
之禮雖有更革亦損益晉制也皇帝服通天冠王公上
壽上食既畢之後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
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應諸訖令陳便
宜者聽訖白虎樽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
行與會則劒履升坐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
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永之古義王者讌
禽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坐南向以西方為

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
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
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
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疎而觀
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
白虎幡自餘亦多依梁禮云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
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
復詣皇后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
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陛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再
拜訖有司奏諸州表羣臣在位者又拜訖皇帝入東房
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
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與會則
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劒以升會訖
先興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
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
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攝官
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撰
格將畢其日祀圜丘還改用小冬日受朝伏請改正從

斯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爲常式至天寶三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勑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爲常式

讀時令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按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

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屬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不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邃議云武皇帝時光禄大夫華恒議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發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時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災赫服章多闕請如恒議詔可六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祇迓天和宜讀夏令奏可

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每讀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瑶明帝時謝綽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歎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綬蒼玉青帶青袴青韈烏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興御酌巵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至立夏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唐貞觀十一年復脩四時讀令武太后垂簾皇曆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官長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餘並具開元禮

冊拜諸王侯

後漢制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拜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敬天序雒稽古建爾于位爲漢輔迪率舊職慎敷五教在寬允左右朕鄧宣力四表保乂

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旁祗厥亭時亮
天工可不慎歟勤其戒之此其例也讀策畢拜者稱
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
授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
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
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
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詔版詣王第王乘高車
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輿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訖以
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乘輿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闕
闕門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
尚書授冊侍御史授節侍御者受而出乘輿車持節詣王
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冊傳王
讀版王俛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
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授節冊乘輿車至州如王第
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公侯妃公主恭拜冊輔
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
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
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壇方面
土苞以白茅內青甒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

爲社脩臨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
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
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
冊訖授茅土焉唐之制如開元禮

三老五更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
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鯁在
前祝饋在後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門

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太尊故也後漢明帝以
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安帝以魯丕李充爲三老靈帝
又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
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凡杖以師道自
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
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爲三
老游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肅拜五更鄭衆云但俯
拜是也禮音悉志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元卿之祿後
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謹于謹爲三老賜延

年校帝幸太學以食之三門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帝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扆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自祖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寧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王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國家惟陛下念之

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其儀具開元禮

臣謹按五更蔡邕云五叟是也叟字或作更今人於嫂字之叟亦或作更而爲嫂其實一也

鄉飲酒

臣謹按鄉飲酒者王道之始也尚齒尊賢莫尚乎此自漢歷唐未之廢也惟宋家以淳化中講究未備遂爾因循近日緣明州舉行其事朝廷遂下明州會例而頒之天下未幾而廢以明州之士不識禮意不可

以行也何哉鄉飲禮者惟儀禮詳明所以唐太宗但
録其一卷而頒之明州之行不知本儀禮但取禮記
鄉飲義不本全經何以行事臣爲是作鄉飲禮三種
書蓋本儀禮於古而參開元禮於今復取於歷代而
損益之今此篇但記前代所行云

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
公孔子牲以犬晉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
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
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
康九年復行其禮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
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産朋遊無度酣宴是躭危身
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録
鄉飲酒禮一卷頒於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
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禮節開元十八年宣州
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校
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
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
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

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南陔由庚笙章言及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備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令式行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其儀具開元禮

賓禮

三恪二王後

虞舜以堯子丹朱爲賓而不臣之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車服用其禮樂加之以客禮不臣也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公爵封舜後於陳侯爵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商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恭也義取王者恭於禮

司几筵延國賓于牖前左彤几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以其前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以此得通三正也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爲

山陽縣公邑萬户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臘如漢制都山陽濁鹿城青龍二年薨謚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遣大鴻臚劉原告太廟封魏帝奠爲陳留上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奉歷數用禪厥位敢咨詢故訓恭授晉王于東國永爲晉賓戴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禮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荅報不爲詔一如賓禮二年詔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三年博士祭酒孫毓等議漢魏爲二王後衛公署於前代爲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爲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爲斷不及五代也東晉明帝太寧二年詔曰三恪二王世之所重興滅繼絶政之所先禮祀不傳甚用傷悼主者詳議立後以聞時曹勳爲嗣陳留王以主魏祀并平元年陳留王勳表稱發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求放罷

太學博士曹毗議謂爲祭主而無尸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繫事同太常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以疾罷能者孟懿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留王前代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班次宜在王下宋武帝永初元年封晉恭帝爲零陵王晉于林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文帝元嘉五年散騎常侍荀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東海王留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宜在陳留王上陳留王宜降爵爲公十一年升在三恪隋封後周靜帝爲介國公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正修廢繼絕德澤崇於二代其以莒之鄫邑奉隋帝爲鄫公行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

軍禮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立祭所過山川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爲帝位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也肆祭名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地受命於

祖以遷廟主載于齋車以幣帛皮珪告于
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無遷主以幣帛而後就舍以
[illegible]神乃即安也受成於學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令祝用柴事告之凡出必
用牲幣反亦如之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諸侯將
出征宜社造禰及無遷主以主命竝如天子之制梁天
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冝者請
征討之冝造者禀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竝明不
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
吉用牲幣反亦如之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

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
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
俟行次冝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祏主於車
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
土神州嶽鎮海瀆川源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
北首有司於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
授大將乃瘞于坎又歃血敢徧又以瘞坎禮畢埋牲及
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
使有司致祭將畫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誓柴於

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馬莫矢有司莫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用太牢賞用命于社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脤禡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之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用述其功不替賞典焉隋制天子行幸有司祭所過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若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如之唐制車駕行幸及親征有司類宜造禡如開元禮

軷祭

周制天子將出師太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神主載祭之以車轢之而去曰犯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栢爲山日軷）山象設埋塾有司刲羊陳俎豆如初將至委奠幣薦脯加羊饌埋於塾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乃飲授爵遂轢軷

上三而行唐車駕親征如開元禮

田獵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簡狩之禮漢晉以來有閱兵之制而史闕田獵之儀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大蒐于宣武場其法置行軍邵於幕府山南岡并設五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十餘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地門軍獵日侍中二奏一奏趙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杖人何小駕圖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衿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賚一人以徽劍賜之會畢還宮梁陳因之比齊春蒐禮有司設大防建旌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領軍將軍一人督左驍護軍將軍一人督右驍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執戟者皆嚴武衛張驍圍旗鼓相望衛旅而進驍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騶令曰禽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驍令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明二驍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外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

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而殺中
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無舍
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
於圍下量積將士禮畢改服飲者歸刃而還夏合苗秋獮
冬狩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莱田
之所鄉稍之宮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
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
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
又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莱之地建旗爲和門諸

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
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
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禡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於狩地
爲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鬼田致禽以
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田仲秋練兵遂獮田仲冬大閱遂
狩田其致禽約祀享祭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隋大業三
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
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
掘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高祖武德五年十

二月幸溫陽之華池校獵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暮機不蒲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世長曰爲臣私計即狂爲陛下國計即忠貞觀十六年十二月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絶上乘高遥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廻轡入谷以避之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尾爲之必不漏矣上大悦因此不復出獵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開元三年十月大蒐于岐州鳳泉

場屬夜雪天寒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麗

講武

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弓彊踰張材力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當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孝文納晁錯之策以爲軍之勝負定於內者莫如射故祖周司馬法齊寓

政之制 管子寄軍令 從人於遷城起軍伍元帝用貢禹議始罷角觝戲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戲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陣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怡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唯此時施行漢代以為常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

樂觀以小黃門騶碩為上軍校尉凡八校尉皆統於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還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

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魏明帝太和二年十月閱兵於東郊晉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東晉太興元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成帝咸平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晉志作闘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後魏明元帝永興五年以

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軍劉之禮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廻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九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十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郊有司先芟萊野爲場作二軍進止之節與駕停觀遂命將教

衆爲戰場之法九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持銳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次教士耳使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次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列險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揮之中及四角建五綵牙旗麾憲講武者各集於其軍藏戮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涘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輦輅大司馬介胄乘馬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三軍送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唐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滻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時許州長史封通侯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以爲名今請改爲講武臺從之）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

候大將軍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尾解武不可黷人不可棄此之謂也武太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曰孟春之月不可講兵者兵金也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開元元年十月十二日講武於驪山之下調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曜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明皇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黷武失軍容坐于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竊節部願亦失序唯

納及解璽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高帝初爲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後周制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假節鉞一

軍制之將軍既授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後周制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假節鉞一

鼓旗告社廟授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

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宣于太廟禮畢文命有司宣于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辭帶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唐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槊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隋文帝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駙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具如開元禮

大射鄉射

周制天子之大射天官司裘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

以采蘋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鄉射之禮地
繁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鄉射之禮地
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其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漢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
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射
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
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
時也故不云合樂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
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宋武帝爲
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
爲舊準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
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發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
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皇帝射訖還御座
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三十發二品二十
十發射上三發射禮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二發
三發射禮三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五發
射下十發射上
帖二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八發射上
射帖一發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
射獸頭二發射禮一發射帖一發射獸

侍官御仗以上十發一發調馬兩發
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
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
三發射鞏三發射帖三
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
上二發射鞏餘與三品
埒三品四十二發一發
四品三十七發一發調馬十一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五
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
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
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
射上一發射鞏
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二發射獸頭
發射獸頭
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從三品四品第二
品同也
品第
七

六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
九發射上餘同七品
調馬三發射下四發
射上餘與八品同也
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
大將太尉公
為之
射司馬各一人錄事
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縣侯下府參軍一人
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縣侯下府參軍一人
又各置令史將士等員以司其事唐之制皇帝射亭射
令誤宮懸之樂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射
宮則張熊侯觀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太樂
則不陳樂縣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自貞觀至
行三月之射行九月之射貞觀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開

元八年九月賜百官九日射論禮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以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負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民且爲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比無忘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展盡敦睦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記於射宮谷體有虧則黜其爵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則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爰宣飲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頻失三侯之禮凡令一箭偶中是費一丁租調虛之既無懶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勑下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徑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元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又息

其射侯儀具開元禮

臣謹按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
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
遺箭不直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
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意固未及
乎弓弓猶失之何況乎治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
合朔伐鼓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嚚天馳瘝人走
周制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鼔陳五鼓五兵以
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伐鼓責之漢制天子救
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
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使伐鼓祝史陳辭以責之聞
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以一人持劒
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宮伺察守備日復常皆罷後漢
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
不其咨尚書令荀彧時博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稱
龜百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
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

預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雜術謬誤也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餼邵由此著名

晉武帝咸寧三年四月丙辰以正朝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白攻也接尚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勑外改之否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漸疑應却會與不便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龜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繆異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禮記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即會王彪之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

官稚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又從寇之議宋因晉制齋
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二日臘祠太社穆
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尚書
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簋簋
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
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簋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
齋初日乃值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
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
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北齊制
日蝕則太極殿

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書漏上
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開中門單開旁掩之蝕前二
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
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劒升
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劒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
官屬竝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社鄴令以官屬圍社
守四門以朱絲繩繫社壇三面太祝令陳辭責社太
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
鳴鼓加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唐合朝伐鼓具開

元禮

祭馬祖

周制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宮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竝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虎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漉廋善驚人小兒夜半而行北方之宿北方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作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侲音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

滿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
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
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殛腾胃食虎雄伯
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各伯奇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
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
九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
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魃騝狂斬委
蛇騰腦方良因斬父於清泠溺女
魃於神潢踐夔魖與罔象殪野仲雨祈遊光注曰騰騝
山澤之神徵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
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淑不能爲害夔魖與
罔象木石之怪時帥遊光以八人入閭作惡害也

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春秋
山陰出夔一足越人謂山繅罔兩一山精好學人聲正
惑人龍神物地非所常見故曰惟罔象
食人一名沐腰脾蒼曰獨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
二獸舞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
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煌如
星馳逐驚走赤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
序下門外騶騶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
棄雚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
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中九三遍遂
一鬼投雚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還遷
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
度朔山上有大桃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
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

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葬索而食焉於是黃帝法
而象之毆除畀匹立桃梗以禦於門戶上畫虎疊持葬棗及
御凶鬼畫虎於門戶上畫虎疊持葬棗及
於時當食鬼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諸侯云是月也
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
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北齊制季冬晦
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
選樂人子弟爲侲子如漢法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
赤幘皂衣執鼗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
戈揚盾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
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
戌夜三唱闔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畢仗以待事戌夜

三唱闔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
七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
毆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十一門分爲六道出於
宣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毆訖閉門儺
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城四門以禳陰氣利分前
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
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北齊法令八隊二時儺則四隊
問事十二人赤幘褲衣執鞭工人二十八其一人方
相氏如周禮一人爲唱師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

司預備雄鷄羝羊及酒於
方相氏執戈揚盾周呼鼓
城門將出諸祝帥執事與
舉牲幷酒埋之唐制季冬
禮

凶禮

喪期

大喪及山陵制 并爲周以下親
喪及不親事附

天子弔大臣服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爲天子服杖

秀孝爲舉將服

師弟子相爲服

郡縣吏爲守令服

朋友相爲服

大喪及山陵制畢奏聞哭下親屬

居制始崩太僕戒鼓傳達于四方內宗掌序哭者外宗

叙外內朝暮哭者世婦掌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敢

皆而呵罰之小宗伯縣纏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太僕掌

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 首服之法謂免髽笄 三日祝先

服五日官長服 宮長大夫士 七日國中男女服 庶人 三月天下

服 諸侯之大夫也 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

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圓一尺置牖中望外

內張縣絮以鄣外以皓木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

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 奠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

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堛中

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

海爲家雖都二京巡有方嶽又曰行在所由以行爲辭

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

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

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

續則爲晏駕其喪葬儀無聞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
令到出臨三日皆釋除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
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
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屯壍國悍爲
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土
爲墳故云復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三千人藏郭
穿復土屬將軍武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
帛各有差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
頃方中用地二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
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二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宮
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
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門闕闕下戶設夜龍
莫耶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
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後漢制皇
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
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
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

祀立禱求福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啥以珠纏以縷繒十二重以玉爲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之以黃金爲縷罥以下以請諸衣裕斂之九乘輿衣服已御藏之梢皆以斂飯啥珠如禮天子飯以珠啥以玉盤冰如禮大盤廣八尺長一丈三尺深三尺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邵曰為冥郡國守相符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皆以竹其餘舊漢制發兵皆以銅虎符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小斂如禮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虎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令奏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虎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貲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盡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

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
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
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
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
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
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東園匠武士下釘祫載去牙 喪大
記曰君蓋用漆三祫三束鄭注曰祫小斂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
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
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 即皇

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去服入會如儀太尉
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
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階侯
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
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僚罷
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
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
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績絳帶無過三寸臨

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文布直以
葬喪期依前漢制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
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
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二裹以
葦席中門喪帳皆以黨車比皆去輔輜疏布惡輪走卒
皆布縗幘太僕四輪輒爲賓車大練爲屋幔中黃門虎
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
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
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
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立乘四馬先驅旅之制長二丈
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
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鴻臚掌凶儀中郎將持節護喪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真
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絳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
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大尉詣南郊未盡
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
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誄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
告畢畢太尉奉誄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真中黃門

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
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大
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
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篋詣陵太尉
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大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
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上哭如儀畫漏上水
公卿以下子弟九三百人皆素幘素衣貌冠衣素裳校尉
請發司徒河南丞先引車轉大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
白系參縿音糝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
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
皆衛校羽林孤兒巴渝稚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
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差次明道東北面諸
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二
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臨布高希素裏夾差次道東西向如
禮容車幄坐差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常衣奉
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
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當故在後已哀哭大常
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

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鄭道昭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筲八盛容二升黍一稷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皆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薑桂之屑黍稷稻粱所以養也薑桂所以辟臭也黍稷稻粱飯之所自出也薑桂飯之所調和也飯用生時器黍稷稻粱各一筲小豆一甕醯醢各一甕凡五分皆長而銳其一甕八容八豆八籩八形矢四骨短衛既夕曰雞矢一乘骨鏃短衛鄭注云雞矢矢短也禽物而射之矢也四矢不用生時器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皆長而銳其一鞬弓二張弛弓九弧矢三十矢甲胄一鞬車九乘甸靈三十坊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鞬車九乘甸靈三十六匹鄭注禮記曰甸靈東萊人馬謂之甸靈神之類爲馬竈二兔釜二兔甑一兔鼎十二容五升兔小杯二十容二升兔飯槃十兔酒鐎二容一升兔案九兔大杯十六容三升兔小杯二十容二升兔飯槃十兔酒鐎二容一升兔案九兔大杯十六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畢畢庶事各復其職大鴻臚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

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二寸繅秉亦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名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殯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入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即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途上歛下畢前即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奈何冒危嶮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單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竝聲苦耕切駰皆從奉璽綬奉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就陰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醴獻九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下皆去麤服服大紅纁宮人麤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唐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請毀靈座皆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釋每變服從哭請虞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部布練冠釋小紅服纖纕纖服留光祿勳備三獻如禮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

益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

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號謁是
當時便藉舊名焉本下同

與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
如禮儀合葬義當開遵二主帝謂便房太常道至二主次當道去
柩中常侍受至柩前謂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
侍受柩升車還宮以下及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
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喪服皆封以
篋笥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
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通鳴鐘鼓天子舉
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太后乘車鑾輅青羽蓋

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車大將軍軍妻參乘太僕奉
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廟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
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武帝以禮送終之制
襲稱之數繁而無益咎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
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宜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
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三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
即位爲稗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
毀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
宜稱大行議者謂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

行者不反之謂也未葬未有謚而言大行者爲嫌與嗣
天子同號至於虞祔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
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祭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
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稱大行晉尚書問今大
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下權楊雍議曰臣
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今大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
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
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朝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荅
權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下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
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上朔望則奠用太牢備
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之東廂今御倚
廬爲當在太極殿不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書
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傳云翼室於路寢今宜
在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室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
臨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
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去廬 奈禮畢止有司奉大行皇
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扉 晉誤說以二尾器始死之祭
門柏歷大爲繁不畢其作之 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

繫於木畏以喜席置壇上 [illegible] 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冀而作主今不冀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無為主道此其義也范昭 [illegible] 曰凶門非禮禮有慤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外以 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東 壖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 近公卿已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朱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六二尺皆施跗樹於廣中遺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疎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輤取置

壙事各載一牀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特云晉宋以來 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祥宮將登輤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遭莫出於陛階下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 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不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祥宮將登輤輬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輤輬伏尋今 祖考已亡奏策謚哀 策頌在廷遣尊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 [illegible] 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唐貞

觀九年高祖詔語定山陵劉敬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
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煩方盛若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
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厚也以爲厚葬
異物以孚真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必備此適
所以爲親之累也非曰孝也又以深思遠慮安於葬薄
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劉其當時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
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群議大夫劉向上書曰
孝文居霸陵愛惜民財不治墳墓因山爲藏不起墳陵
禁用紵絮斬削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欲以儉
示天下使民知反本之道也臣竊以爲無可欲雖無金
有可欲錐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
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繹之所言爲無窮
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
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
得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
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
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可謂
達於事矣今爲丘壠如此其高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
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

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卞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且臣下除服用二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非所依也伏願深鑒古今爲長久之慮書奏不報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六郡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春及往時而工役興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通遺詔務從節儉於

陵制度頗苟減省

喪期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賈公彥曰此賈帝時也其心喪無數也周公制禮以後心喪三年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皆以日易月是其喪期有數也居冢廬書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三年爲限三王乃制喪服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禮記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何謂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漢文帝遺制葬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而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十一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制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亦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得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慈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三年顛倒喪禮若此後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光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元永平故事絶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一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魏武帝遺令葬畢便除服文帝崩國內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後如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君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

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帝以魏公咸熙二年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受魏禪改元泰始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猶深衣素冠服降席撤膳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君太后之喪亦如文帝之崩也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降周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祔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帝服齊縗三年百僚疑所制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合伸以資母之義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帝服齊縗三年百僚疑所制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合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宜從正故成風著夫人之號僖公服之三年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窮而緣情立制嫌文不明則

宜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栢歷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湜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栢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竝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宣下以爲永制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

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爲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遠漢多關不脩暨光武頗遵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爲美可依舊禮臣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

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
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
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
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爲
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
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
表示賀循循荅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
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君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
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簒譏之咸寧詔書宜爲定
制唐之制如開元儀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天子至尊也漢戴德喪
服變除云臣爲君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
子爲父同鄭玄變除云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張祖高
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
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居聖室此則士制周制士下吏服君亦斬縗無明文而雜
記云士居聖室此則士制周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
謝沈荅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邑宰外

任之士君聖室周制要記非脫誤是簡略耳晉尚書問
天子崩于今臺書令史以上爲皆服斬縗之服不博士
卞摧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
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
應易服制不卞摧荅禮廢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又問
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隸
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意不摧荅凡臣從君皆降一等
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
不從今司隸爲君輕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

當爲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摧荅禮廢人爲
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士有職司於喪庭者
故宜依廢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
衰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
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博士卞
摧揚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衰自士以上見在官
者皆應制服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勑到後三日釋服
伏以公卿百僚不同人吏準禮臣爲君服斬衰三年按
高宗實録昭陵臣下喪服皆準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

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下喪制竝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竝合準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竝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內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首絰著巾冠其日早集於西內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內哭大祥日除衰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衰服事畢除之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爲天子服杖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已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爲長子三年妾爲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杖摧應琳議禮爲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爲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至唐天寶七載五月宋正卿褒信王璡奏皇

妹及女壻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竝降爲第二等
臣以爲執禮故親有虧常典伏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爲
定不在降服限乃請永爲常式奉勅依

挽歌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　漢高帝時齊王田橫
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而後代相承以爲
挽歌蓋因於古也晉成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
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初禮以爲送
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
雖音曲悽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爲名接挽歌傳稱
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
舊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唐元
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輼輬車爲挽九六紼各長三十
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白布袴褶白布介幘
分爲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
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爲列執翣

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襦衣白布衿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襦布襦音屬謂襦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輴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襦衣皆執鐸帔

秀孝為舉將服

魏景元元年傳玄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

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為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齊衰三月漢代名臣皆然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為吏故不宜有舊君之服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為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加麻為允今已達適為異與舊君不同議論不奔弔故鄭

將喪

郡縣吏為守令服

魏令曰官長卒官賭皆齊衰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幾由來

邑有家臣鍾又別典鄉邑之事其下屬皆上祖屬其吏
非在邑奉事服衆邑之家臣郡縣之攝假斬衰位至
則除之晉喪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衰以喪服理事若
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云蔡徐
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
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察候時此中郎劉
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郗太宰薨州主簿改
服齊衰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吏服
其君齊衰吏服其君齊衰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
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下光祿

經過自說爲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
令也郗太宰遭姊喪吏服惟疑郗問譙秀言不應從服
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喪親則服君便應重云云及二
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衰未便解之謂晉令云代至而
除施之州郡縣員吏宜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
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父吾其位墮來之吏不得以爲
純臣則齊周之制不爲輕也君齊矣豈有從乎母妻其
猶不從本無義於傍親下光祿所行是也二公使吏從
服姪姊可謂踈周其乖遠矣

師弟子相爲服

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九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盧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擊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歲教之師數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范寧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曰蓋殷周禮異也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惟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爲服

周制禮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又曰朋友之喪吾哭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

麻三月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
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不
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著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
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當祭之耳
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
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
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
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
耶徐邈荅曰禮緣情耳同爨總又朋友麻

禮略第四

謚略第一

謚上

序論五篇

謚中

謚法三篇

謚下

後論四篇

謚亡

臣謹按字有不可避諱者謚法是也故此三篇竝從

古無謚謚起於周人義皇之前名是氏亦是號亦是至
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黃帝之號二帝之
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
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
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
基之祖耳夏自啓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
祖曰宗祖中爲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

道也周人卒哭而諱辨葬而謚有諱則有謚無諱則謚
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
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
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爲善惡也以謚易名名
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
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謚法別昭穆而美刺之說行
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臣恐褒貶之說不
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
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

代之下爲人臣爲人子者知尊嚴父奉之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

序論第二

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耳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不生於已名生於人此真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以匡救爲忠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

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篤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爲謚者正秦人之論耳不合乎古道

孩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興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耳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耳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珪璋之首楨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成謚德齊之桓公用能覇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迫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毖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爲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荊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

王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
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
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
宣王不得爲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
貢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爲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
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

立惡謚

序論第四

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

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爲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爲蕩縱樂無度然後爲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爲惠眞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爲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盡而盡欲

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從
迂其說曲而通之也蓋紂所非惡名桓靈亦所志諡由
其君而衆惡所集使名與諡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
諡則翕然以爲惡矣且愛人之爲惡人惡其人
之狗爲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第五

法之爲諡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設諡法行而其說紛紛
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叢說

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舊有宋奠
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
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
學取古人之諡而釋以己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
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諡法其
名亦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
甚多是皆爲諡法者展轉相因雖文雜揉無足取也惟
沈約之書博採古今詮次有倫亦無所建明至蘇氏
承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

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
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
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
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
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長可以
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
百年閒而後蘇子關之棄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
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紓以繹絲是非已
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

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
二百十謚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典
事乎說之繁廢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謚中

上謚法

神 聖 賢 文 武 成 康 獻 懿
元 章 鑒 景 宣 明 昭 正 敬
恭 莊 肅 穆 戴 翼 襄 烈 桓
威 勇 毅 克 壯 圉 或作禦 魏 安

定簡貞節白
順思考昌高顯
大英睿上仁憲
德仁智慎禮義周敏信
達寬理凱清直欽益良
度類基慈齊深温讓密
厚純勤謙支祁廣淑儉
靈榮厲比絜舒貢逸退
訥偲述遹旦哲察通儀

經庇協世休悦綽容確
恒熙洽紹世果

右百三十一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

中謚法

懷悼愍亦作閔哀隱幽冲夷
懼息攜鄒愿
徼

右十四謚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者焉

下謚法

野夸躁伐荒煬戾剌虛

湯墨僿充　千褊專輕苛
介暴虐愎　悻凶慢忍毒
惡殘戾攘　頑昏驕酗湎
佻狃修惑　壅溺僞妄讒
諂誣詐譎　諛詭姦邪慝
蠱危圮懦　覆敗斁疵
饕黷

右六十五謚用之夷焉用之小人焉

凡丁中下謚共二百十言以備典禮之用

謚下

後論第一

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慈惠愛親曰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爲多矣臣今復削去二百十

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諡而損焉實得二百十諡分而爲三上諡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諡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諡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也陳胡公蒲者言其老也有胡考之稱焉胡非諡義辭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諡義故去胡去丁曰商曰使曰軍曰趣曰鼎非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董曰勠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諡於辭義未安所宜去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文雖可用

有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諡今去百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諡援沙金甄金去十二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第二

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爲尊卑之諡長發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貴取其逸而以待丘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褻取其惡取其褻取其亂

其攘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
湎取其僥取其狃取其修取其
待淫佚取其諂取其偽取其讒
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
所以待姦宄取其危取其圮取其
其戮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
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
訟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
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僿
為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
七今取其懇為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為中庸者備也蘇
民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
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
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於禮也
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贊有異
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
異於寬也取其確取其恒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
有異於和也

後論第三

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爲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蘇氏引儉則固之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內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也儉若爲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爲惡德則協比其鄰婚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爲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爲儉明比之比爲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後論第四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柰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爲方圓設而非豫爲　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

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
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
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
用曰勇可也蔡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
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
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
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
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
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一者著則謂之終爲人
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爭取竝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爲索是可用乎千百年
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爲非者

識略第一